

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

特别策划 · 边关雷达站的光阴故事

“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落阳，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这么想，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地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”

亲爱的朋友，你一定听过《光阴的故事》这首歌。光阴的故事那么长，长到我们有时忘记了怎么回望。驻守雪山之巅、戈壁深处、海岛礁盘的雷达站的故事那么简单，简单到有时候会被遗忘。

万物生长，时光流淌，雷达站的光阴故事绵延流传。也许他们的故事听起来总有些千篇一律，但每一个连站、每一名雷达战士，都是一本动人的故事书。细细排读，这些故事浓缩着边防军的坚守和信仰，因而独具光芒。

——编者

西北向北，“戈壁歌者”致青春

■郭新



那年暑假，刘斯被一则征兵公益广告吸引……就这样，他瞒着父亲报名参军。入伍后，刘斯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友一起参加技能培训。雷达部队点多线长面广，除了少数几个直属分队与机关驻扎在一起，大多数基层雷达站都各自独立驻防，宛若珍珠般散落在戈壁滩、边防线上。

“我执着飞翔，执着为着梦想。”培训结束那天的晚上，刘斯登台演唱自己写的歌《我们的执着》，台下战友们越听越沉默，大家知道，这一别，再见一面就难了……

培训结束，刘斯与同单位的十几名战友回到所在雷达旅。接下来，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分配到基层雷达站，只有他和少数几个战友，留在旅机关中队。穿沙漠、过戈壁……今年5月，上级组织“心贴心”服务小分队深入基层为兵服务。刘斯作为小分队成员之一，与战友行程5000多公里，来到自己未曾去过的几个边防雷达站。

远离繁华与喧嚣，雷达站的兵质朴又热情。在某边防雷达站，刘斯的弹唱让官兵们开心不已，有的要求跟他学弹吉他，有的也情不自禁跟着他一起唱……

晚上，战士们与刘斯聊到很晚：“北疆的野骆驼是我们这里的常客”“夏季野马群飞驰的情景太壮观了”“班长，远

方那个小山包的羊群，是附近一户牧民家的，他们每周都会给我们送来奶茶，真是美味呐”……

在更远一点的某雷达站，刘斯见到曾经一起培训的战友刘盼攀。久别重逢的一刻，两人紧紧拥抱着。就像在学校一样，这两个小老乡促膝长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“家里人和朋友都不想让我在这里待太久，说这里是‘兔子不拉屎’的地儿，可我觉得，这里是清静地儿。”刘盼攀的家在成都，父母想让他退伍回家找份踏实工作，没想到小伙子说啥也不回去。

“生活在戈壁的人，眸子里都透出一种清澈。”刘盼攀说，如今有了网络，边塞不再是信息孤岛，雷达站的生活并没有人们说得那样单调，但比大城市要单纯些。

偏远边地，生长顽强意志。在刘盼攀眼里，这里的人生风景大不相同——雷达技师方友良，为了摸索新装备的“脾气秉性”，吃住在雷达方舱，一待就是半个月；老班长陈树森，在戈壁滩上服役20年，一心一意为战友调配伙食，每次返乡都自费采购几箱食

材、调料寄回连队；老班长李阳，在戈壁种下“文学梦”，他创作的“边塞诗”在强军论坛上备受战友追捧。

“战友你驻守边疆，你可曾爱上那里的风光？那里是否有漫天的星海，还有那高高的白杨？”

边塞飘雪，北疆迎来漫长冬季。西北向北，一座座边关雷达站热闹非凡，官兵们都在传唱一首歌——《致我边疆战友的青春》。

写歌的人叫刘斯，是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旅某旅一名指令标记员。他说，写歌

是他“get”的新技能——是蓝天、大漠、星空以及战友，给了他创作的灵感。

刘斯是一名大学生士兵，父亲刘奎英是普通工人，平时喜欢摆弄二胡、葫芦丝、唢呐等民族乐器。受父亲影响，刘斯从小就跟着父亲学音乐，“吹拉弹唱”样样都能上手。

中学时，刘斯自学吉他弹奏，成了学校课余舞台上的“校园明星”。上大学

白云深处，“深夜食堂”暖兵心

■杨恩聪 本报特约记者 张鹤



夜，渐渐静了。收拾完战友们吃过的碗盘，把饭堂打扫干净，空军某雷达站上士、炊事员杨蕊纶又来到案板边，为明天的早餐配菜。只见他麻利地切洗黄瓜、青菜、小葱，数出足额的鸡蛋，开始蒸煮。

忙完已是凌晨一点多了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杨蕊纶为连队官兵做了一顿

“计划外”的夜宵——蛋炒饭。这顿蛋炒饭，得从前一阵子说起。国庆节刚过，连队熬夜加班的人猛增了；除了计划明年考军校的大王锐恒、上等兵左明轩等站里的“考学苗子”，还有值夜班听电话、抄录飞行预报的指令标记班成员，以及夜间守油机、雷达的油机技师、雷达技师等。

这天晚上，又到深夜，杨蕊纶出门上厕所，一路走过学习室、训练室，碰上下士王锐恒，对方拉着他苦笑说：“班长，加班背书，肚子咕咕叫了。”

杨蕊纶往学习室、训练室里一瞅：“好家伙，加班加点的兄弟还真不少！”他立马说：“等着，我这就去。”说罢，径直向后厨走去。

米饭、青菜、鸡蛋，翻炒几下；米饭刚好炒到没了水汽、干松喷香，且被鸡蛋包裹成金黄色；再撒上一把香葱碎，一道色泽鲜亮、香气怡人的蛋炒饭出锅了……

考虑到夜间进食不易消化，杨蕊纶还煮了一大锅西红柿鸡蛋汤，与蛋炒饭一同端上餐桌。

夜深人静，看着战友们捂着饿瘪了的肚子走进食堂，吃得米粒不剩重返“战场”，杨蕊纶乐了。

翌日一早，杨蕊纶找到站长高星，报告自己的“想法”：年终军事训练考核前这段时间，炊事班应该调剂好伙食，让战友每天吃上夜餐。高星立即拍手赞

同：“好主意！咱们找时间研究一下。”随后，高星针对“每晚加班人数”，征求了连队其他支委和部分官兵的意见……

统一完思想后，当晚杨蕊纶就和几名炊事班战友开始为夜餐忙乎起来。为防止战友们因长期“开夜车”导致身体出现“亚健康”状态，他们上网找资料、电话询问旅卫生队医师，确定荤素、口感适中的餐食制作原则。

食谱究竟长啥样？官兵们你一言我一语，人人参与意见，集思广益——新鲜水果，富含不同种类的维生素，减轻电磁辐射对人体影响；碱性食物、高蛋白食材，提供充足能量，减轻官兵值班和学习疲劳……

就这样，“深夜食堂”开张了。从一碗蛋炒饭，到品种多样的包子、馒头、面片儿汤……夜色中的一羹一菜，给官兵带来了温暖，还有心灵上的慰藉。

一天晚上，炊事班熬了鱼汤。四川籍上等兵刘志彪刚喝了一口，就想起妈妈制作鱼汤的方法：“妈妈喜欢用少许油，将鱼煎至九分熟，再放一点红糖。待鱼汤呈现焦黄色，再撒上芹菜段，加水熬煮……鱼肉入口即化，鱼汤喝起来有点甜。”

到部队一年多，许久没有喝过家乡的鱼汤了。此刻，喝完一口鱼汤，刘

志彪咧嘴笑了，露出两颗虎牙：“赞！喝出了家的味道。”

又是一晚，下士赵哲走进食堂，发现炊事班专门为自己准备了一碗淋上香油的皮蛋瘦肉粥。

那几天赵哲感冒了，食欲不振。炊事班的战友，还细心地为他准备了一些酱料和开胃小菜。那天晚上，喝过粥的赵哲觉得浑身充满力量。“这一碗粥好像有魔力似的……”赵哲说，喝完头不沉了，感觉病好了一大半。

雷达站的“深夜食堂”，就像一个“加油站”，见证官兵向着“终极梦想”冲刺的足迹。

去年底，因为对新大纲掌握不深，吃得不够透，年终军事训练考核，台站的总体成绩并不理想。知耻而后勇，官兵年初就立下目标：今年一定打一个翻身仗。

这一年，雷达站的战友们着实没闲着，始终在“冲刺”：从上半年的群众性练兵比武，到半年军事训练考核，各项考核成绩均名列前茅。

最后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这座位于云雾山深处的边防雷达站，环境相对艰苦。官兵们生活用水全靠连队的一口老水井、一台水泵保障，有时能用上村里接来的自来水。

这里的任务艰巨。官兵每天除了按照值班编组正常开机，还常态化增开雷达，以一等等战斗值班状态保障空情任务，经常是“白加黑”“五加二”。

可是，这里的人格格外乐观。“深夜食堂”开张了，官兵们暖到心里，干啥都乐呵呵地，吃苦受累也带劲。连队就是咱的家，战友就是亲兄弟……大家说，在这个雷达站，处处都有生机与活力。

左上图：“深夜食堂”内，一羹一食暖兵心。版式设计：梁晨

游子在外，怎能不思乡？雷达站不缺感性之人，每到夜深人静，思念如水在心头流淌，老班长李阳创作的诗句在朋友圈流转——“雷达站是难以割舍的地方，戈壁滩沧桑的模样让我迷恋……”

走一趟边防雷达站，淳朴的兵味，让刘斯深受感动。回到一中队，他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了几首歌曲，并配上诗意的名字：“戈壁华尔兹”“阿拉善的理想树”……

不久前的一个，刘斯再次与战友一起前往某边防雷达站蹲点。坐在车里，刘斯轻轻哼起曲子……来到雷达站，他把歌词写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，让战友们帮助修改。最终，歌曲《致我边疆战友的青春》得以成型。

“第一次演唱这首歌，心里真紧张，怕大家不认可。”正式演出那天，在沙漠雷达站，没有华丽舞台、没有酷炫灯光，伴随沙漠里的大风，刘斯抱着吉他，走向台前。

“战友你可曾记得那些晚上？如今的我怀抱着当时的希望，如果你还记得那时的理想，就把一切交给大漠边疆……”一曲歌罢，战友们听得入了神，沉默了几秒钟后才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“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心里话，想让人也听听。”刚刚散场就有一位老班长找到刘斯，想要拷贝一份音频电子版；一位年轻的战士添加了他的微信，想把这首歌传给远方的女友……

前不久，某边防雷达站一位刚刚留队的士官给刘斯发来信息：“服役这两年，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留下来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就像你歌里唱得一样，快乐、理想发端于心——心若灿烂，生活便没有戈壁，心灵便永无荒漠。”

左上图：戈壁营区内，刘斯与战友一起弹唱。

很快，行至路尽头，大家下车，继续徒步行进。这是一段坡度接近70度的山崖，也是前往界碑的必经之路。看着这“拦路虎”，我决定和战友们按照背囊中“巡逻手册”的提示前进。

拿出手册，我认真研究着老排长们标注的路线图和注意事项：“攀登山体，要注意尽量手脚并用；山体上，有前人凿下的小坑，注意相互协助。”

在攀登过程中，这个“路线图”还真帮了大忙！分队官兵一个接一个沿着崖壁攀援，我跟在队伍后方，反复叮嘱几名列兵要谨慎前进，两名老班长也紧跟在新战友身后……大家按照手册标注的点位踩踏，一路走得顺利。

40多分钟后，分队抵达一个休息点。我打开背囊里的“卫生包”一探究竟——里面不仅有常用的绷带、驱蛇药等，还有一包食用盐……

这包盐，难道是吃的？同行的战友提示我，这包盐的作用可不小：“穿越蚂蟥地，在裸露的皮肤涂上食用盐，可防止叮咬。”

再走不远就是“蚂蟥地”了。此时，刚下过一场暴雨，道路异常泥泞。为防止被蚂蟥叮咬，我们一行7人都在皮肤裸露处涂上了盐。

突然，下士刘辉大喊一声：“可嘉，快看！脚上！”原来，刘辉脚上一脚陷入淤泥，“招”来了蚂蟥……刘辉赶忙用盐涂抹，又拿出打火机在皮肤周围烘烤，很快，蚂蟥滑了下来。

“巡逻手册”上还记录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巡逻途中经过剑麻林，剑麻生长茂密，极易刮伤皮肤，其汁液对皮肤有刺激性，会引起剧痛……”

看到这里，我想起小时候老人传授的家乡“土方”：用跌打药酒涂抹剑麻划伤处，可缓解疼痛。心想，下次巡逻一定要试一试，如果有效，就把这个“土方”补录在“巡逻手册”上。

攀上绝壁山，横跨蚂蟥地，穿越剑麻林……巡至界碑，大家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。轻轻抚摸背在身上的背囊，我深知这岂止是背囊，更是一茬茬边防前辈的拳拳之心，接过他们的守防“接力棒”，以后的巡逻路上，我的脚步一定迈得更稳健。

（特约通讯员 栗栋整理）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排长的背囊

■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排长 赵亭亭

“以后你参加巡逻执勤，就用这个背囊吧。”我刚到某哨所任排长时，与我交接的排长递给我一个装得满满的背囊。

这是一个怎样的背囊啊——干净，却缝缝补补多处，不难看出岁月的痕迹……

“这个背囊有什么用？仓库中，还有新背囊啊。”见我一脸疑惑地问，老排长神秘一笑：“这里面都是巡逻路上的必需品。你背它巡逻一次，就知道了。”

交接完工作，我开始为哨所的各项事物忙碌，工作千头万绪，我们排驻地偏远，方圆百里不见人，我带着10多名战士守在边防线上。一连几日忙起来，那个背囊被我遗忘在宿舍角落里，不曾打开。

第一次巡逻执勤说来就来。“上级指示，今天我们对某点进行勘察。”下达了口令，我打开背囊，准备拿出执勤器材。

清点背囊中的物品时，在内兜中，一本小册子映入眼帘，封面上写着：“欢迎你成为哨所一员，这个背囊里的物品会成为你的‘好帮手’，务必妥善保管。”

时间紧迫，来不及细看，大家就出发了。

巡逻车行驶在狭窄乡间路，左侧是奔腾的怒江，右侧是巍峨的高黎贡山，道路上，不时横亘着山间滚落的“飞来石”；越往前走，海拔越高、道路越窄、弯角越多，两名新战友出现晕车反应。看着我，我内心无比焦虑。

这时，驾驶员、中士张东提醒：“背囊是个‘百宝箱’，内有常备药品……”我急忙打开兜兜，发现几盒晕车药安静地躺在那里，我心里一阵惊喜，赶紧分发给晕车的战友。

很快，行至路尽头，大家下车，继续徒步行进。这是一段坡度接近70度的山崖，也是前往界碑的必经之路。看着这“拦路虎”，我决定和战友们按照背囊中“巡逻手册”的提示前进。

拿出手册，我认真研究着老排长们标注的路线图和注意事项：“攀登山体，要注意尽量手脚并用；山体上，有前人凿下的小坑，注意相互协助。”

在攀登过程中，这个“路线图”还真帮了大忙！分队官兵一个接一个沿着崖壁攀援，我跟在队伍后方，反复叮嘱几名列兵要谨慎前进，两名老班长也紧跟在新战友身后……大家按照手册标注的点位踩踏，一路走得顺利。

40多分钟后，分队抵达一个休息点。我打开背囊里的“卫生包”一探究竟——里面不仅有常用的绷带、驱蛇药等，还有一包食用盐……

这包盐，难道是吃的？同行的战友提示我，这包盐的作用可不小：“穿越蚂蟥地，在裸露的皮肤涂上食用盐，可防止叮咬。”

再走不远就是“蚂蟥地”了。此时，刚下过一场暴雨，道路异常泥泞。为防止被蚂蟥叮咬，我们一行7人都在皮肤裸露处涂上了盐。

突然，下士刘辉大喊一声：“可嘉，快看！脚上！”原来，刘辉脚上一脚陷入淤泥，“招”来了蚂蟥……刘辉赶忙用盐涂抹，又拿出打火机在皮肤周围烘烤，很快，蚂蟥滑了下来。

“巡逻手册”上还记录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巡逻途中经过剑麻林，剑麻生长茂密，极易刮伤皮肤，其汁液对皮肤有刺激性，会引起剧痛……”

看到这里，我想起小时候老人传授的家乡“土方”：用跌打药酒涂抹剑麻划伤处，可缓解疼痛。心想，下次巡逻一定要试一试，如果有效，就把这个“土方”补录在“巡逻手册”上。

攀上绝壁山，横跨蚂蟥地，穿越剑麻林……巡至界碑，大家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。轻轻抚摸背在身上的背囊，我深知这岂止是背囊，更是一茬茬边防前辈的拳拳之心，接过他们的守防“接力棒”，以后的巡逻路上，我的脚步一定迈得更稳健。

（特约通讯员 栗栋整理）

巡逻间隙，赵亭亭从背囊中取出药品分发给战友。

莫荣桂摄

只想着快点把昌木吉送下山。18时20分，从山下赶来的巴桑等官兵与救援队会合，接替黄清磊等官兵，继续运送昌木吉往山下走。此时，黄清磊的手指，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态，已麻木僵硬。

19时00分，救援官兵终于抵达公路。昌木吉被送上等候多时的救护车。车上的昌木吉流着眼泪，微微抬起胳膊，双手合十，碰额致谢……

救护车一路疾驰，驶向墨脱县人民医院。泥人一般的官兵们，一下子瘫坐在路边。大家这才发现，他们的胳膊已被荆棘划得血肉模糊。

几天后，昌木吉脱离了危险。她流着泪说，有一瞬间，真的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到家了，当听说“解放军来了”的时候，虽然已说不出话来，但心里瞬间踏实了。回想起在山上从无助到重生，昌木吉连连感慨“解放军来了，有救了！”

根被“砍”成台阶状的圆木相连。“再绕路已经来不及了。”不容多想，上等兵宋志伟扶着上士龚海林，龚海林半蹲状背着昌木吉上“桥”，黄清磊拉着昌木吉的衣服。就这样，他们3人密切配合，抬脚、落地、踩稳、再抬脚……救援队伍一步步挪下“桥”。

随着海拔的降低，昌木吉稍微清醒了些。官兵让她坐下来休息，喂她喝了一口水，又继续赶路。山路蜿蜒崎岖，淤泥没过脚踝，荆棘、刺藤，官兵们全然不

还是咬着牙，竭尽全力避免昌木吉受到碰撞……

16时50分，位于山下的执勤官兵，在组长巴桑的带领下，火速上山接应救援官兵。下山的路越来越陡，为了保持重心，官兵只能弯着腰，扯着刺藤、抓着树干，一步步向山下挪步。脚后跟重重地“杵”在乱石、树根间，每名官兵的脚后跟都磨出了血。

17时10分，救援队伍突然止步不前——坡与坡之间“断”了一截，仅有一

墨脱原始森林上演“生死时速”——

“解放军来了，有救了！”

■马军 本报特约记者 晏良

时间已经过去两周了，想起在墨脱遇险的情形，47岁的昌木吉的内心仍溢满感动。

10月22日16时15分，西藏墨脱县原始森林深处，执行任务返回的西藏军区“墨脱戍边模范营”官兵遇到群众紧急求救。官兵们发现，蜷缩在木板上的昌木吉脸色苍白，身体极其虚弱。

“解放军来了，有救了！”乡亲们呼喊，但昌木吉没有任何回应。乡亲们告诉官兵，在下山返回途中，有心脏病史的昌木吉，突然神志不清。

昌木吉命悬一线，该营任务组长黄清磊眉头紧锁，他当即下令：“赶快运送病危群众下山接受治疗。”此时，他们身处距离墨脱县城17公里的原始森林深处，需徒步

穿行5公里小道才能到达车行公路。下士王宇一边向山下战友报告情况，一边联系墨脱人民医院，请其派出救护车接应。

稳定好昌木吉同乡的情绪，中士申云现和6名战友护送着昌木吉，朝山下走去。

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中，树藤盘错、荆棘遍布，一路都是冲沟、陡坡，部分路段连军犬、骡马也难通行。连日降雨，道路更加泥泞湿滑，尽管走得小心，但还是有人不时滑倒。纵使跪倒在地上，官兵

边关速递

时间已经过去两周了，想起在墨脱遇险的情形，47岁的昌木吉的内心仍溢满感动。

10月22日16时15分，西藏墨脱县原始森林深处，执行任务返回的西藏军区“墨脱戍边模范营”官兵遇到群众紧急求救。官兵们发现，蜷缩在木板上的昌木吉脸色苍白，身体极其虚弱。

“解放军来了，有救了！”乡亲们呼喊，但昌木吉没有任何回应。乡亲们告诉官兵，在下山返回途中，有心脏病史的昌木吉，突然神志不清。

昌木吉命悬一线，该营任务组长黄清磊眉头紧锁，他当即下令：“赶快运送病危群众下山接受治疗。”此时，他们身处距离墨脱县城17公里的原始森林深处，需徒步

穿行5公里小道才能到达车行公路。下士王宇一边向山下战友报告情况，一边联系墨脱人民医院，请其派出救护车接应。

稳定好昌木吉同乡的情绪，中士申云现和6名战友护送着昌木吉，朝山下走去。

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中，树藤盘错、荆棘遍布，一路都是冲沟、陡坡，部分路段连军犬、骡马也难通行。连日降雨，道路更加泥泞湿滑，尽管走得小心，但还是有人不时滑倒。纵使跪倒在地上，官兵



巡逻间隙，赵亭亭从背囊中取出药品分发给战友。

莫荣桂摄